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:郝　良
□编辑:郝富成

堂哥

□李柯漂

我确信,在李家坝居住的人群里,就数堂哥最会折腾。

去世很多年的四爷,在堂哥小的时候,曾揪着他的耳朵说,这娃长大就是个“天棒槌”。那时,我们就跟在堂哥背后当诨名这样喊他。他急了,撵着我们打。

年少的时候和堂哥一起在村头的砖瓦窑旁边捡煤渣,小伙伴的竹篮里都是些燃烧未尽的煤渣,那些表面泛白又带黑及不规整的颗粒,捡回家放炉膛里还能二次燃烧,直到完全化为灰烬。堂哥的竹篮里每次都比我们捡得多。满载而归的回家路上,翻开他竹篮里表面的煤渣,下面竟藏着一块块亮晶晶黑黝黝的煤炭块。难怪每次捡煤渣的时候,堂哥总选择靠近窑主堆放煤炭的角落。除窑主之外,我们都心知肚明,堂哥这是方便他自己顺手“捡”煤。我们从不敢把手伸向煤堆,就数堂哥有胆识,顺一下手而已,是不是有点豪横。

煤渣是被别人抛弃的废弃柴火,但它依然存在重新燃烧的能量,只等待有缘人来捡拾,再给它一个二度发光发热的机会。

就堂哥这样莽撞的人而言,他不会把握机会,所以也失去了很多机会。

还是集体生产那年头,我们都进学校读书去了。大叔家六个孩子就有四个女儿,长女都到出嫁的年龄了,也没有进过学堂。轮到堂哥,他居然放弃了读书的机会,让给了堂弟。他留恋和我们一起疯玩,没觉出堂哥带着丝毫遗憾。只有到了学校开学的时候,孤零零的堂哥背着猪草背篼在田间地头边出没,茕茕孑立。直到有一天,大叔把堂哥喊到身边说,不读书就去学一门手艺,将来也有个讨饭的家什活儿。俗话说得好,天干三年,饿不死手艺人。

在我们同龄人眼里,其实堂哥就是个聪明人。没有读过书,脑瓜子灵活得跟猴子似的,学啥手艺准会超过师傅。可是,我们的吉言没有托到堂哥学艺路上的鸿福来。

烹饪、缝纫、家电维修这些细活儿,还有木匠、石匠、泥瓦匠这些粗活儿,堂哥通通都学过了。我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,他都一直在学着这些五花八门的手艺。所谓艺多不养家,儿多不养娘,样样通则样样松。在李家坝的地界上,堂哥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多才多艺,然而,没有哪一样干成行的。

庄稼下户没两年,我就和同学一起南下打工去了。看到别人外出打工挣钱回家修了新房,买了家电,堂哥也丢下所有农具跟我们一起出去了。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。堂哥的到来,我们动用了力所能及的资源,为他寻找安身之处,都因他大字不识被拒之门外。堂哥倒是想得开明,他说,大不了回家重操旧业继续修理地球。

堂哥脑瓜子灵活得很,会找不到事做?他不相信,我更不相信。坚持半个月时间,我们给堂哥找到一份看大门的工作。这活儿即轻松又清闲,只是工资待遇低一点。想想,只要堂哥不嫌弃,我也心安理得。

接近年关,堂哥突然出事了。据堂哥回忆,那天由他当班,厂长外甥硬要拿着厂里的物品出门,被堂哥拦住。堂哥坚守岗位职责,他去给人家盘道儿,结果被人打了一顿不算,还被炒了鱿鱼。堂哥灰溜溜的回到我的住处,蔫巴了几天后说要回老家。同乡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劝堂哥另找活儿干,堂哥死活要打道回府。他说,这隔山隔水的实在待不下去了。

堂哥那次从南方回到李家坝,就再没有出过远门。他伺候的一亩三分田地总是打不出多少粮食出来。野草总比他种的苗苗长得高。外人看来,不知他是种的野草还是庄稼,交的公粮年年都是姊妹帮他填补。

后来,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,宣布取消上交公粮农业税。就是那一年,大叔大妈也相继去世了。实际上这是实实在在减轻了堂哥的负担。堂哥一直在李家坝晃荡这么多年,连老婆都没有找到就到了不惑之年。唯一存在的,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就是——他成了村里的特困户,一个被精准扶贫的对象。

这么多年来,村里的住户越来越少,留下的土地越来越多。堂哥一直行走在村里,生活在李家坝。他成了一个自我放逐的废柴男。有时我在想,堂哥还是那个和我一起捡煤渣的精明的少年吗?不是的了。转眼之间,他似乎变成了一颗煤渣,被别人抛弃的废弃柴火。

我了解堂哥,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。他说,看到我们在外面成家立业,住在城市里,他也好想赢一把。其实一直以来他都在努力,养殖业不成功,他改种植业。种植业不理想,他又改养殖业,反正农村天地宽得很。几番折腾下来,他也疲惫不堪了,到头来离成功就差一步之遥。再后来就自暴自弃了,上街喝茶聊天打麻将,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然后就手心向上,吃着低保心里却很坦然。他说,人就图个自在。

春节回老家过年,我特意请堂哥喝酒聊天。他醉了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,我看见堂哥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。我知道,堂哥先是麻木不仁,后来知道痛了。在兴家为人,成家立业的人生路上,人家是屡战屡败,而堂哥是屡败屡战。他的眼泪掉在了我的心坎里了。堂哥与我同龄,他长月份。可眼前的堂哥看上去老得跟长辈似的,我心痛。

由于常年在外地生活,我能帮助的已力所能及。我和帮扶他的第一书记联系好了,我们内外施策,相信他会成功脱贫致富。我了解堂哥的性格,只要思想转变了,实现全面小康,他绝不会拖后腿的。

看过一部日本电影《百元之恋》。演员安藤樱塑造的废柴女形象跟堂哥有共通之处——低欲望,没有斗志。不同的是,堂哥身处在一个有超强战斗力的国度里。精准扶贫之光已经照亮了每一个尚未脱贫的人的致富之路,方向十分明确。

电影里的片尾曲,时常咿咿呀呀地响过耳畔:完结是因为开始过,失败是因为战斗过,分手是因为相遇过……或许,这词儿不太适合堂哥,适合他的是脱贫攻坚的好政策,是这个好时代。堂哥终究不是一块废柴,是这个时代改变了他,让他在沙漠中获得了罗盘。年初,堂哥不负众望,他甩掉了贫困的帽子。

给我视频报喜的时候,堂哥又在我面前泫然欲泣。这一次,我知道堂哥动了真感情。因为,他要表达感谢的人太多了。

父亲的手电筒

□马元志

一把电筒静静地躺在木箱里。

木箱陈旧,表面红土漆颜色暗淡,岁痕斑驳。我轻轻打开木箱,箱盖上几个工整的毛笔字映入眼帘,“纪念修建襄渝铁路”,下方落款1970年3月和父亲的名字。

我拿起电筒,拂去灰尘,依旧银色,却失去了昔日的光泽,头部圆形玻璃镜片,有一道细细裂纹。这木箱、电筒承载着父亲青春岁月的记忆。

1970年初,父亲参加“三线建设”修建襄渝铁路,他刚满十九岁,木箱和那把手电筒就是当时在陕西购买的。他是较早一批到达陕西镇巴的民兵,因当时还没统一修建工棚住所,父亲暂居附近农户家,住所是农户牲畜棚改建而成,一张摇晃的烂床是屋里唯一的家具,天气晴好时,阳光也会从缝隙处悄悄钻进屋内。父亲上班为四班循环倒,电筒是他夜班回家照明所用。

那个时期,国弱民穷,父亲他们风餐露宿,顶烈日、冒严寒,且无大型现代化机械设备,是他们的汗水和坚韧毅力,使天堑变通途。父亲的工种是凿隧工,四季雨衣、雨靴,洞里常年潮湿,洞壁悬挂着串串水珠,地面坑洼,随处可见积水。工作时,嘈杂的风钻机“嗒嗒”声,尘灰飞扬,若遇放炮,黄烟弥漫,能见度不过几米。父亲的芳华岁月留给了铁路建设,他的肺部也受到影响,在我童年的睡梦中,总能听见父亲晨起习惯性的咳嗽声。

记忆里,手电筒的灯光是黑暗里的光明。

一个夏季傍晚,乌云笼罩天空,远山逐渐褪去痕迹,房前橘树隐隐约约,黑夜慢慢地包围着村庄。鸡也早早归了圈,挤在漏风的圈棚草垛里,不时地“咕、咕”叫上几声。黑狗站在院前,眼睛望着黑夜远方。

夜幕中,匆忙的黑影越来越近,熟悉的低声小语和身影,是父母他们,黑狗“汪汪”几声犬吠,迎接着它的主人,这样的情景在无数个夜晚重复着,农活儿在父母手中总是忙不完。父母回到家,看了看天色,风雨即将来到。他们没来得及休憩片刻,父亲拿起电筒,和母亲赶往村集体的“晒坝”,坝子还晒着前两天收割的稻谷。

父亲让当时五岁的我留守家中,黑狗相伴。他们刚出门一会儿,黑夜苍穹被一道闪电划破,接着,“轰”一声炸雷,让人震耳欲聋,电闪雷鸣让我感到很是害怕,身子不停地瑟瑟发抖,眼泪夺眶而出,我边走边哭,向晒坝走去找父母。

竹林小路旁,有三个窖坑,又称苕窖,为储藏红薯所用。苕窖呈玻璃茶具形,口小肚大,两米左右深,防止雨水流如坑内,苕窖通常选在竹林,窖口用遮雨的斗笠盖住,并覆盖一层薄薄的稻草。在这风雨的夜晚,我哭喊着,跌跌撞撞前行。突然,脚下踏空,我掉入苕窖。窖里虽已储藏近半红薯,但我依旧无法爬上来,只能继续在风雨中大声哭喊。窖坑外的黑狗也朝着晒坝的方向,“汪汪”叫个不停,似乎在用力呼喊着我的父母。

我不知在窖坑哭喊了多久,这时,隐约听见窖外传来父亲呼喊我的乳名声,窖坑上方也有电筒晃动的散光,灯光越来越近,越来越亮,直到灯光来到我的面前,穿透黑夜,照亮我的胸膛。父亲把我抱上来,我躺在父亲宽厚的怀抱里,一滴滴水珠不时从他发丝滑落,他的衣衫已被雨水浸透、湿漉漉的,我却感到无比温暖。回家后,父亲给我换上干衣服,我在父亲怀里抽泣中睡着了,那晚,我做了一个温暖的梦。

后来我知道,我掉进苕窖的当晚,父母走到晒谷的坝子,刚开始收稻谷,风雷电掣、大雨而至,父母不放心我一人在家,父亲就返家看我,因父母出门未带雨具,母亲则独自在风雨中收稻谷。第二天,母亲也患上严重感冒。

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”在无数个夜晚里,父亲没有停下脚步,夜幕中留下他忙碌的身影,电筒的灯光使父亲身影更显高大,那把手电筒也是他黑夜的伴侣,当父亲酣然入梦时,手电筒依然在他枕边相伴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父亲的勤劳、不畏困难、坚韧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前行,在我心里,父亲就是一把明亮的手电筒,照亮我的黑夜,照亮我人生前行的路。